

湘江

河流文明丛书

葛剑雄 主编

张伟然 著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江是一条灵性十足的江，它清、深、幽、远，绚丽多情。

千百年来，它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性格十分鲜明的人。在漫长的古代，它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然而自清中叶以降，它一跃成为我中华大地表现最为抢眼的地区。那里男人勤苦，得“湖南骡子”之号；女人倔强，有“湘女多情”之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是三湘士子对国家的担任。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则是楚人登高为赋的不变情怀。

XIANG JIA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湘江

XIANG JIANG

河流文明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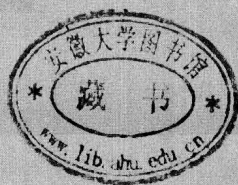
葛剑雄 主编 张伟然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江/张伟然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0. 1
(河流文明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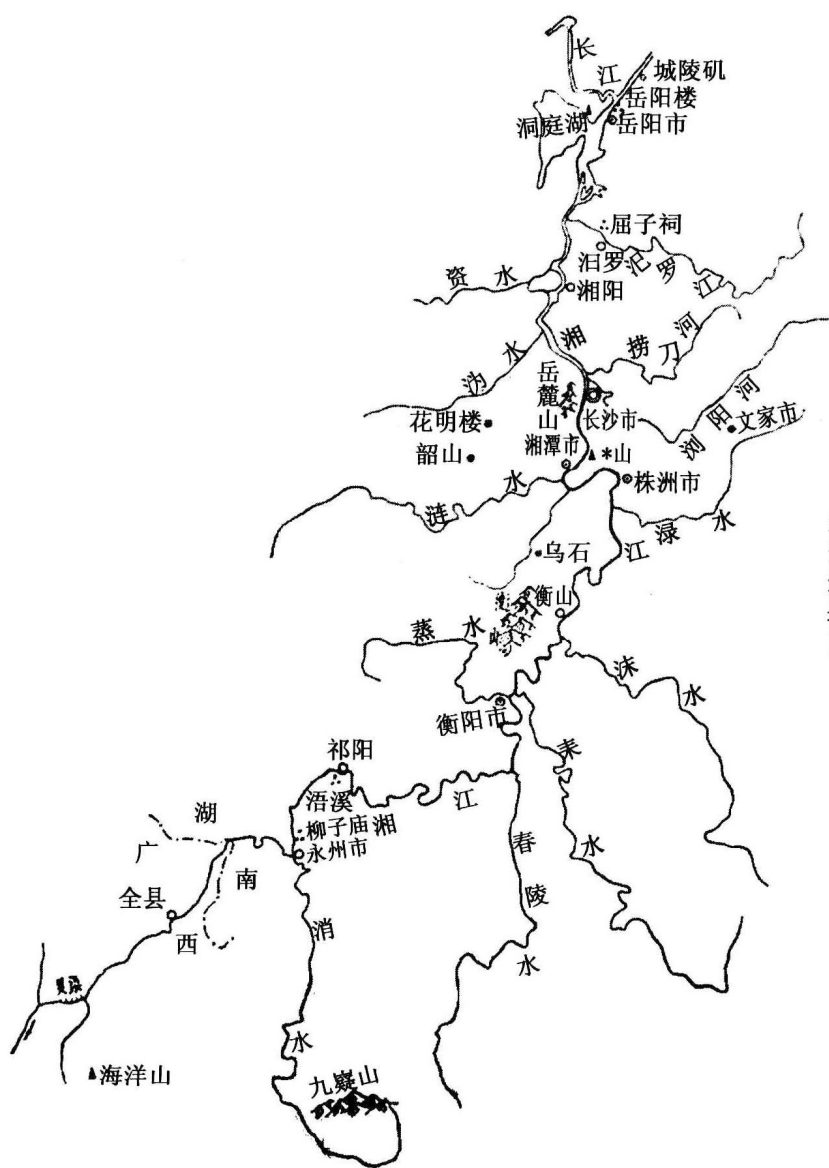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5343 - 8645 - 9

I. 湘… II. 张… III. 湘江—文化史—研究 IV. 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2062 号

书 名 河流文明丛书·湘江
主 编 葛剑雄
作 者 张伟然 著
责任编辑 任 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人民日报社南京印务中心
厂 址 南京市幕府东路 339 号(邮编 210038)
电 话 025 - 83302635 85238065
开 本 960 × 652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190 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43 - 8645 - 9
定 价 24.80 元
批发电话 025 - 83657708, 83658558, 83658511
邮购电话 025 - 85400774, 8008289797
盗版举报 025 - 83658551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湘江流域图

序

葛剑雄

我生在江南水乡，从小就离不开河水。那时，家里喝的用的水是河里打来的，淘米、洗菜、洗衣、洗马桶都在河里，出门不到百米就得过桥，上小学的路上要过三座桥。镇上虽然已通公路，但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靠人力摇橹撑篙的木船。镇上的主要街道都傍河而建，白天都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其中最多的是客货混装的“航船”，早上从乡村某地摇往镇上，下午返回。家里在清明节上坟（扫墓），或去乡下吃喜酒，都是搭乘航船。即使是在夜晚，或在冷僻的小河上，偶然也会听到咿呀的摇橹声。镇边的河上还停着一些渔船，渔民大多住在船上，被称为“船上人”。有的小渔船会沿河而行，卖新鲜鱼虾。除了各种鱼虾蟹外，还有菱、莲蓬、藕、莼菜、螺蛳，一般都很便宜。当时有一种说法，“一百元（旧币，相当于1分人民币）可以买一碗荤菜”，因为螺蛳只要1分钱1斤。河水也给我们带来恐惧，每年夏天，长辈都要告诫或禁止小孩到河里去游泳，几乎少不了有人溺水身亡的传闻。所以一个人到河边时会很害怕，据说“落水鬼”会出来找替身。

1950年春节，父亲带我回绍兴原籍，从南浔镇乘轮船去杭州。当我与岸上的亲人挥手告别时，突然发现他们飞快地后退，岸上的房屋和树木也一起在后退，接着是一座座桥、一条条河，而轮船两旁的河是那么长，直到当天傍晚船停在杭州，河还没有尽头。这是我第一次通过河流离开家乡，看到外面的世界。1957年夏天，我又乘着轮船进入黄浦江和苏州河，在第二天清晨到达上海。在以后的40多年间，我有机会遍历中国的大江大河，也看到了世界一些大河。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是，1986年在美国游密西西比河，1990年乘火车横跨苏联、欧洲期间经历的大河，2000年在空中俯瞰亚马孙河，2003年溯尼罗河直到青尼罗河的源头。还有在南极乔治王岛上那些无名小河——昨天还是冰下的汨汨潜流，今天已成湍急的小河，只能

涉水而过,明天可能又会被冰雪所覆盖。

我与河流有与生俱来的缘分,但真正重视河流的作用还是在进入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之后。在探索文明的源流时,谁也不能无视河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人类文明之初,往往是决定性的,无可替代的。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黄河、长江,都孕育过伟大的文明,都是今天世界文明的重要源头。我们固然可以在河流流域以外的地方发现早期文明,但只有形成于河流流域的文明才有可能壮大发展成为在时间、空间上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文明。一条大河,从源头到河口,一般都流经高原、山脉、丘陵、平原,滋养了森林、草原和各种动植物,不可避免的水土流失和河水泛滥还造成了冲积平原和肥沃的土壤。先民无论是从事采集、农耕、养殖,还是从事狩猎、畜牧,都能在河流旁获得适合的场所。充足的水源使人们可以聚居,形成聚落,发展为城市。河流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活和生产所必须的水源和物资,而且也是人类迁移的主要通道。高山密林往往能将人类阻隔,但河流却能穿越峡谷或荒漠进入另一个谷地,为人们找到新的开拓空间。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地理知识贫乏的年代,要在榛莽未辟、禽兽出没或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陆地上作长途迁移是相当困难的,顺河流而下却要方便得多,并且不会迷失方向,便于保持与原地的联系,是人类拓展生存空间最有效的手段。溯流而上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往往是一个群体、一种文明从下游向中游、上游延伸的主要途径。汇入海洋的河流为人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在内海和近海地区更是如此。

非洲的东非大裂谷是公认的人类主要发祥地,在那里形成和繁衍的人类之所以能分布到世界大多数地方,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尼罗河的存在。基本南北向的尼罗河受地球引力的影响较小,河流顺直,水势平缓,成为早期人类外迁的天然途径。由尼罗河进入地中海后,又能在较短的距离内到达沿岸各地,再迁往欧洲、亚洲其他地方。在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希腊、罗马等多种文明交相辉映,令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尼罗河三角洲每年泛滥留下的沃土,构成古埃及农业生产的基础,支撑了

绵延数千年的埃及、希腊、罗马、拜占庭、伊斯兰文明。

黄河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最重要的作用。尽管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古代文明如满天星斗,遍布中国各地,但这些文明大多没有延续到今天,不是中断了,迁移了,消失了,就是被来自黄河流域的文明所融合,所替代,或者影响范围有限,发展程度不高。这是由于形成和发展于黄河中下游的文明具有巨大的优势,较早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而这一优势的物质基础正是黄河中下游的特殊地理条件——黄河冲积平原最适合早期的农耕,当时气候温和湿润,黄河及其支流水量充沛,使华夏诸族得以拥有东亚最大的农业区,形成了最发达的文化。

当然,河流总会决溢泛滥,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水上运输也有风涛之虞,免不了会有人葬身鱼腹。各个民族几乎都有洪水、水神、治水英雄的古老传说,还有大量防洪、治水的历史记载。在水网地带生活的先民形成“披发文身”的习俗,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阻吓水禽,保障自身的安全。大禹治水,西汉的贾让提出“治河三策”,东汉初王景治河,北宋时河工高超堵口合龙,元朝贾鲁治河,明朝潘季驯实行“束水攻沙”,清朝靳辅、陈璜治河,在黄河史上留下了重要篇章。另一方面,就像尼罗河每年的泛滥给埃及农民带来下一年的丰收一样,黄河挟带的泥沙也是两岸大量农田的基础。在人口稀少的古代,黄河下游没有堤岸约束,河道摆动,泛滥无常,先民也相应采用休耕轮作,充分利用淤泥形成的肥力。

河流因所处地势地形、地质地貌、流经地域、流速流量、河道河床等诸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景观、河性、水情,造就了千姿百态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人文现象。世界上找不到两条完全相同的河流,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流域或河段也各有特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成了一方的风俗文化。

文明因河流孕育,受河流滋养,随河流流淌,与河流共存。

受惠于河流的人类离不开河流,应该与河流和谐相处。

这就是我们要出版这套记录和赞美河流的书的原因,也是我要写上这些话的原因。

目 录

序	葛剑雄	001
引言 湖南清绝地		001
一 三湘沦洞庭		016
1 “湘水”		016
2 三湘		021
3 “湖南”		023
4 南北孔道		026
5 “出湖”		035
二 湘川之奥 民丰土闲		040
1 斯民		040
2 其族		044
3 波折		049
4 本业		053
5 末作		058
三 唯楚有材 于斯为盛		063
1 人文初开		064
2 沦为荒裔		068
3 重新启动		073
4 渐洗蛮风		079
5 云蒸霞蔚		083
四 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		087
1 地域性格		087
2 剽疾		089
3 强悍尚气		094

4	皆窳偷生	105
5	终岁勤动	114
6	质直果敢	118
五	楚学离中原而独行	123
1	三闾大夫	124
2	欧阳父子	127
3	士多隐逸	128
4	湖湘学派	133
5	习于辞赋	139
6	船山遗老	143
7	道咸经世思潮	146
8	湖南派头	153
六	隔山不隔水	162
1	“方言楚俗讹”	162
2	“欸乃一声山水绿”	166
3	“箫鼓远来朝岳去”	174
4	“祖每尊盘瓠,祠皆祀伏波”	177
5	“湖南人家重端午”	180
6	婿不亲迎	185
7	湘资与沅澧	187
8	自然与人文	190
9	山川之异	194
七	斑竹一枝千滴泪	198
	参考文献	209
	后 记	211

引言 湖南清绝地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
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雨中收。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
楚客欲闻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唐〕刘禹锡《潇湘词二首》

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大凡稍微著名一点的河流，都有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品格。例如长江，一提到它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天以此水限南北”、“自江之南号为水乡”；而它的支流汉水，一提起来我们就会吟出“滔滔江汉一何深”以及“江汉朝宗于海”。就连一些比较小的河流如汴、泗诸水，历史上也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之类令人口齿余香的名篇佳句在。

要是我们说起湘江，那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

清，深，幽，远；山川秀丽，人物多情——我们脑海里顿时就会浮现出这么一幅诗情画意的场景。挥之不去，历久常新。

的确，自湘江在文化史上被人撩起她那神秘的面纱，她便以清、深的形象而著称于世。

让湘江流进文明时代的是《楚辞》。最终自沉湘波的屈原不仅在



离骚图·东君

《离骚》《涉江》《怀沙》《惜往日》《远游》等篇章中多次提到湘江及其姊妹河沅江,而且还在《九歌》中写有《湘君》《湘夫人》两个专篇。

但在《楚辞》里,湘江的面目终究还是模糊的。我们只能听到偶尔的一两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或“临沅、湘之玄渊兮”,隐隐感觉到它在屈原的世界里波澜壮阔,有些地方深不可测;但在那片天和水之间飞扬着的,是湘君、湘夫人之间那缠绵悱恻的爱恋。那里是神的居所,整个弥漫着一股灵性的气息。“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神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那样的频繁而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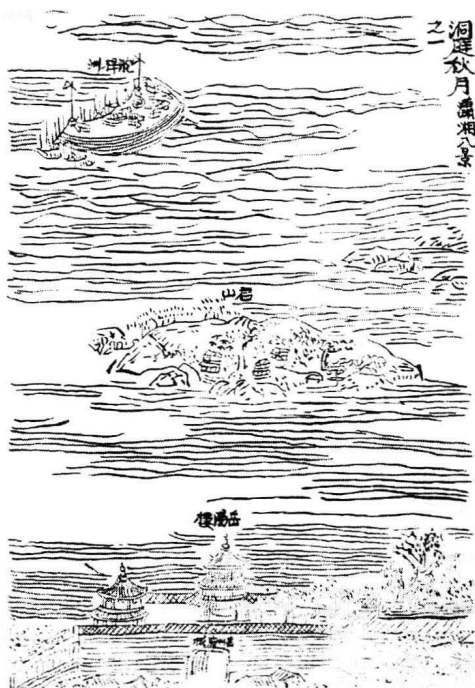
为我们将湘江从遥远的天边引到眼前的是东晋时的耒阳人罗含。他被当时人号为“湘中之琳琅”、“江左之秀”,曾写过一部著名的《湘中记》。该书又名《湘中山水记》《湘川记》,宋以后失传,幸好在其他书的引文中还保存着一些片段,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见于《太平御览》:

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石子如擗蒲矣,
五色鲜明,白沙如雪。赤崖如朝霞,绿竹生焉,上叶甚密,
下疏辽,常如有风气。

这段文字曾被郦道元改写入《水经·湘水注》中。这是湘江第一次在世人面前露出她那姣好的面容,清澈、幽深、明艳。从此,湘江便以她如诗如画的秀丽出现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浮现在古往今来的心头。

时光流逝到唐代,湘江那清秀的面庞上又平添了一份幽远的色彩。“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的诗圣杜甫飘零到湖南,在一首《祠南夕望》诗中写道:

百丈牵江色,
孤舟泛日斜。
兴来犹杖屦,
目断更云沙。



洞庭秋月

山鬼迷春竹，
湘娥倚暮花。
湖南清绝地，
万古一长嗟。

末后这两句，我们已很难揣摩作者的心情。欢喜，怜惜，还是悲悯？不得而知。我们只看到在杜甫的眼中，湘江仍一如既往地清深、明澈，江水和两岸的景色仍一如既往地鲜艳、动人，而人事的寂寞，一如既往的寂寞，此刻却显得是那样地令人不可思议。

其实，湘江的清寂并不自唐代始。早在南朝，“潇湘逢故人”便已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与之相对应的是“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梁·柳恽《江南曲》）。其时湘水流域的清简寂寞可想而知。入唐以后，这一形象更是大大地得以突出。不仅涌现出大量的如“潇湘过客稀”（皇甫冉句）、“莫厌潇湘少人处”（杜牧句）之类的诗句，“潇湘逢故人”这一过往话题也有了一个崭新的版本：

（徐）安贞天宝后，以（李）林甫之故，避罪衡山岳寺。
李北海（邕）游岳，识之，因戏曰：“岷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暮雨衣犹湿，春风帆正开。——抑能记否？”因同载北归。至长沙，谓守者曰：“潇湘逢故人，若幽谷之睹太阳，不然，委顿岩穴矣！”

这是一个极著名的掌故。“若幽谷之睹太阳”，说得有点夸张，却生动地将当事人的感觉传摹出来了。还有什么能比那样一种处境更有力地反映出“潇湘逢故人”的惊喜呢？由那样一种惊喜我们不难想见当时类似机会之珍稀。而由那样一种珍稀，我们自不难领会湘江流域当时的寂寞，以及隐藏在寂寞背后的那份幽远。

此时赞叹湘水清深的自是不乏。刘长卿《入桂渚次砂牛石穴》有诗云：

扁舟傍归路，日暮潇湘深。湘水清见底，楚云淡无心。

这简直是上述罗含《湘中记》的唐诗版。而皇甫冉《送康判官往新安赋得江路西南永》一诗所谓：

不向新安去，那知江路长。猿声比庐霍，水色胜潇湘。

分明已将湘江的水色提升为一种类型化的概念。因为作者正在以潇湘作为比较的基准。尽管诗中认为新安江的水色比潇湘更胜，但当时的新安江显然并不比潇湘更能成为水色优美的代名词。何况，新安江的江水虽然具备了潇湘的清，却不具备潇湘的深，这一点有刘长卿咏新安江“寒水无波更清浅”的诗句可以为证。

了解到这样的历史语境，我们在读顾况的“婉娈潇湘深”、李商隐的“水色潇湘阔”、王元的“翠欲滴潇湘”、齐己的“窗户碧潇湘”等形容湘江水色的一干诗句时，得到的印象该丰富得多。诗人们并不是在简单地直描，而是在复述着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也许，作者原本就不是为了写景，而是借这些类型化的辞句寄托某种不便言说的感情。

是的，这里面有一种感情。只不过有的作者通篇写下来深藏不露，而有些作者愿意多少表白一点。韩愈曾在湘江边留下了两个简直令人读了心痛的句子：

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

尽管这之前和这之后都在絮絮叨叨说一些别的事,但仅此两句,已足以显示这个曾走南闯北的北方人在湘江面前心被弄得特别柔软的感觉了。要不然,他怎么可能想得到那么新奇古怪的诗句?自此,“不可唾”便成为后人借以形容其他地方水色绿净的一件家当。

而套用平常语汇的,也有人翻出很富个性化的花样。孟郊所谓“万里丧蛾眉,潇湘水空碧”,这是在揣摩古人的心境。韩偓的“潇湘月浸千年色,梦泽烟含万古愁”,无异于直抒胸臆。而最为人熟知的得数钱起,他在《归雁》诗中写道: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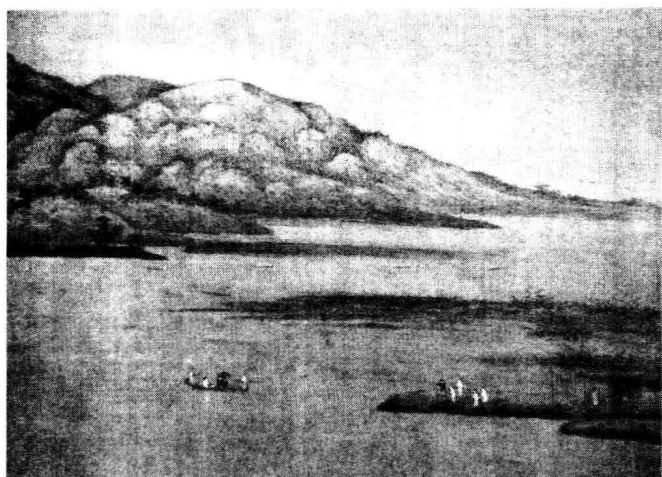
“两岸苔”显示了一种时间的刻度,“弹夜月”则在色的感受中加进了一种声音的元素。怨也是“清怨”,你说它是这景象本身的,还是身处景中的作者的呢?

读完这些,我们也许可以对上述杜甫的“万古一长嗟”悠然有所心会。

明净、秀丽,又清寂、幽远,这样的景致不仅宜于诗,显然也特别宜于画。不错,自五代山水画中的江南派兴起,潇湘就曾是一些画家特别钟情的表现主题。

山水画江南派的始祖董源流传至今的一幅名作便是《潇湘图》长卷。该图取“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的诗境,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人董其昌曾有跋语云:

余丙申持节长沙,行潇湘道中,蒹葭渔网,汀洲丛木,茅庵樵迳,晴峦远堤,一一如此图,令人不动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画为假山水而以山水为真画者,何颠倒见也!



五代 董源潇湘图卷局部



五代 董源潇湘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北宋名画家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而米氏流传至今的另一幅真迹《潇湘白云图》则藏于上海博物院。董其昌对《潇湘白云图》也有跋语：

此卷余从项晦伯购之，携以自随，至洞庭湖舟次，斜阳篷底，一望空阔，长天云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戏也。

自此每将暮辄卷帘看画卷，觉所将卷为剩物矣。

实际上，米友仁画的潇湘，无论潇湘奇观也好、潇湘白云也好，画的都不是真的潇湘，而是其住地京口一带。这在其本人的题跋中已说得很明白。将画题为“潇湘”，不过是因为他“于潇湘得画境”。他还在题跋中称：

余生平熟潇湘奇观，每于登临佳胜处，辄复写其真趣。

了解到这一层，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山水画家的概念中，潇湘不单是一个地方，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意境。五代前蜀李昇画的《潇湘烟雨图》被冯梦祯称为：

笔意潇洒，浓淡有无，含不尽之妙。

显然这正是山水画家梦寐以求的艺术效果。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为什么在那段时间会有那么多人乐此不彼地炮制以“潇湘”为题的画作。

从这一意义而言，如果讲湘水流域是中国山水画江南派的摇篮，恐怕不是一句很过分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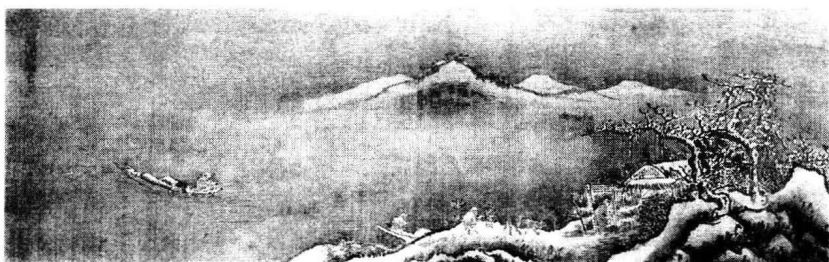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的宋迪。他曾创作过一个长卷，题为《潇湘八景图》。所谓八景，指的是：

平沙落雁
远浦帆归
山市晴岚
江天暮雪
洞庭秋月
潇湘夜雨
烟寺晚钟
渔村落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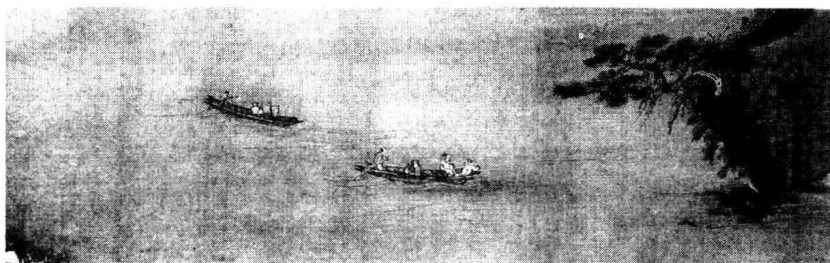
苏东坡曾品评道：

宋迪山水长于平远。近好事家收其《潇湘八景》一卷，
秀雅清润，冠绝一时。

从此，潇湘八景的说法便广为流行，以之为题绘画、题诗的蔚为壮观。如米友仁就曾画过潇湘八景图卷，又据记载有一个叫江贯道的也曾画过潇湘八景。



潇湘八景图1(元 张远)



潇湘八景图2



潇湘八景图3